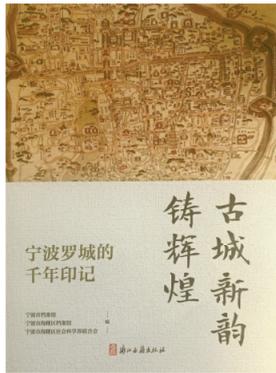


## 宁波好书

宁波罗城的历史织锦与现代华章  
——读《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

张伟方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每一座城市都是时间的见证者、文化的传承者。《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如同一把钥匙，不仅打开了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尘封的记忆之门，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引领

我们穿梭于古今之间，感受罗城从古至今的辉煌变迁与不朽魅力，为了解宁波文化的连续性提供了样本。

本书巧妙地将宁波罗城的历史脉络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每一根丝线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作者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深入挖掘，以遗物、遗迹为线索，辅以历代地图、老照片、文物考古图、古画及现代摄影作品，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平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罗城，亲历其辉煌与沧桑。

书中详细描绘了罗城作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的独特地位，并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罗城在规划、治理、开放、海防、书香、工商、孝慈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这些分主题的设置，全面揭示了罗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深刻体现了宁波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智慧与勇气。本书集纳了丰富的文博资源，书中提到的天一阁、鼓楼、望京门城墙遗址、永丰库遗址等地标性建筑和历史遗迹，不仅

是宁波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因其“书藏古今”的宏大格局及“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深刻影响了宁波人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宁波人对知识的尊重与追求。散落在罗城内的287个历史建筑（含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穿城而过的中国大运河浙东运河河段，它们共同构成了宁波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宁波历史的见证，更是宁波文化自信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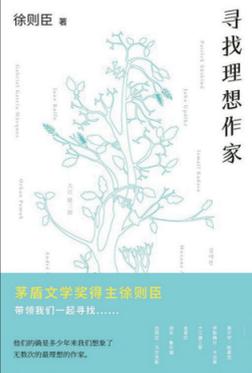
书中展示了宁波罗城的发展历史，这其实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发展史。从鼓楼奠基的第一块城砖开始，这片沃土就孕育了宁波独特的人文精神：“道不离器”“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这些思想精髓，不仅体现在亭台楼阁等历史遗迹中，更深深植根于宁波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宁波人行事处世的原则。书中特别提到了罗城在海丝文化上的贡献，望京门城墙遗址、永丰库遗址出土的

海丝遗迹遗物，见证了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辉煌历史，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弄潮儿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宁波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象征。

《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是对宁波罗城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书中通过深入剖析宁波获得“历史文化名城”桂冠的必然性，强调了罗城在宁波乃至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宁波罗城的故事，是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生动实践，是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结合，它启示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并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而自信。

本书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宁波罗城千年变迁的壮丽画卷，还是对宁波罗城历史的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未来文化繁荣与城市发展的美好期许。

## 荐书



## 《寻找理想作家》

作者 徐则臣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4年9月

“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者，理想的读者能理解自己。对读者来说，我们也在想象和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在《寻找理想作家》的作者徐则臣看来，理想作家需要兼具开阔视野、问题意识和渊博学识。

开阔视野意味着理想作家要具有掌握世界的意识，并且为之努力。“文学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是需要跟读者产生对话关系的。你的作品让人家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对话关

系怎么达成？所以视野很重要。”徐则臣说，理想作家还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时代在发展，时代需要跟它相匹配的新的文学样式出现，作家也应该有跟这个时代建立联系的意识。“我们常说，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给这个社会留下一部信史。好的小说理能够跟现实形成充分的张力，也理应具备足够的还原历史现场的能力。”

如果一部作品跟读者没关系，缺少读者普遍认同的或者能够感受到的那个东西，这部作品我们大概率不会上心。这就要谈到问题意识。“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鲁迅，是因为鲁迅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针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对更普遍的现实，他也有自己的思考。”真正的问题意识，只有站得足够高，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认识得足够深刻，才能获得。

过去的作家，如果占有一个相对偏僻的“资源”，就可以讲述别人不知道的故事，但在今天，这种“资源优势”荡然无存，同质化问题不可避免。一个好作家一定要有足够的学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把“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把大家都熟悉的题材处理成带有自己独特风格、气息和发现的东西。

作家通过独有的艺术方式，经营出一个比自己更大、更复杂、更多元、更经得起阐释和推敲的世界，这就是理想作家。（推荐书友：汪丽红）

一曲致敬家乡的深情赞歌  
——陈民宪歌词集《此心歌处》读后

袁志坚

这是一部凝聚了词作者50年心血的歌词集，是一部具有探索 and 象征意义的音乐文学，也是一曲致敬家乡宁波的深情赞歌。《此心歌处》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20首宁波音乐人陈民宪先生创作的经典歌词及部分歌词的创作笔记、讲座笔谈，内容涵盖家乡宁波的风情风物、对人物事迹的歌颂及对生命情感的深度挖掘，生动诠释了一位文艺创作者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立场和原则。

陈民宪先生从事歌词创作50余年，退休10年后，出版了第一本歌词集。《此心歌处》里的120首作品，是他从400多首歌词中

自选出来的，反映了他的创作历程及创作题材、创作手法、创作理念的变化。其中多首作品获得“群星奖”和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在音乐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出版人、一个读者，我通过《此心歌处》走进了陈民宪先生的音乐文学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真情与长情的世界。

歌词充满激情。所谓激情，就是词作者的写作动机、写作灵感是可见的，许多作品不是慢熬出来的，而是奔流出来的。例如，作为第五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与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主题曲的《吉祥的港湾》，在结构上采取了一段式，篇幅短小，情感浓缩。开头四句“有人说你是东渡扶桑的故乡/有人说你是海上丝路出发的地方/有人说你是爱情红螺的家园/有人说江南的秀美都汇聚在你的脸庞上”，以排比手法拉开时空大幕，势不可挡，气韵悠长。不需要任何铺垫和过渡，将宁波这座城市放在宏阔的人文、历史和地理背景之中，表现了宁波兼具海洋气质和江南风致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包容性。再比如《不老的信仰——献给九十三岁入党的老阿婆》，第一段“你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握紧了手掌/党旗下宣誓 抬头仰望/人生的路上从

此有了新的荣光”，有场景，有故事，有物象，有心灵意象，一下子形成了共情力、共鸣感。在副歌部分，“追寻可抵岁月沧桑/信仰永远不老 生命又在绽放”，升华了情感，是这首歌的概括句，也是这首歌的记忆点，反复激昂，令人难忘。陈民宪先生的很多作品，因人而感，触事而发，缘情而作，创作意图鲜明，作品主题鲜明，故而情感饱满、激昂，语言流畅、奔放，结构开合度大，在音乐性和文学性的结合上非常熨帖自然。

歌词充满真情。所谓真情，就是词作者的情感抒发不事雕琢、朴素真切，他的一篇创作手记以“无真情，不写词”为题，表达了自己既严谨认真又自由随意的写作追求。真实的情感是经过岁月沉淀的情感，是经过理性审视的情感，是经过语言提纯的情感，而不是做作的、浮泛的、芜杂的情绪。陆机《文赋》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五声之音、五色之文，相互引发，相互通感，相互渲染，如此方能令人由官能愉悦上升到精神愉悦。无论是抒发爱国之情、爱乡之情，还是描述亲情、爱情和友情，无论是赞颂平凡人生的不平凡，还是讴歌寻常事物的不寻常，他基本上从贴近生活原貌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人的审美体验，借助实在、微妙、隐秘的细节或意象表现超拔、大气、洒脱的主题或情感。《穿布鞋的人》写的是以宗庆后为代表的浙商，扣住

“穿布鞋”这个点，写浙商的“闯劲和坚韧”“温暖和赤诚”，从坎坷之路到遥遥星河，情感的跃升毫不突兀。《阿拉村里的巧匠郎》是一首多段体歌词，写了很多种职业，写了很多种风情，巧用方言俚语，刻画生动传神，情感里蓄积了浓郁的人间气息。

歌词充满长情。所谓长情，就是一种持久的承诺，一种如初的投入，一种坚定不变的赤子之心，一种相互理解的包容之爱。写长情的歌词，既需要人生历练，又需要本色显现。陈民宪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有着孩童一般清亮的眼光、灿烂的笑容，他的歌词从来没有语言“掩体”，通俗而不庸俗。在《我的海》中，“我知道 我的生命来自海/我明白 我的世界在这里存在/闭上眼睛 倾听海的呼吸/这一刻 漂泊的心会平静下来”，他写出了对大海、对故乡的原初之爱、永恒之爱和在场的爱、此刻之爱。《十年以后》写出了饱经沧桑之后的热烈与真诚，“谁都会最终孤独寂寥/谁都会逃不脱空空两手/愿那时 我热血未冷/举杯吟啸在夕阳晚秋”。《爱如初》是他写给妻子的歌，“皱纹有了 头发白了/相濡以沫的日子怎会模糊/背儿弓了 走路慢了/当年同唱的情歌依然唱了一路”，这样的守护与托付，这样的理解与感悟，早已超越了卿卿我我，传达了世上所有人生伴侣的心声。

情真似幻 不知所起  
——从云石会唱和到云石会传奇

汤丹文

最近，由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组织编纂的《云石会传奇》校注》出版，这部宁波现存唯一敷演城市故事的古代戏曲作品终于“宝珠重光”。

《云石会传奇》的诞生，源于宁波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文人唱和，对一块石头的抒情吟咏，发生在顺治七年（1650年）。宁波府经历（官名）乔钵的好友闻性道说起明代以来月湖之东的白檀寺附近有奇石一块。于是，官员兼文人的乔钵，寻得了这块每当阴雨便云气氤氲的石头，为之“洗尘”，并遍邀宁波的名家“斗酒”于月湖宝云僧院。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他们酒后激发灵感，同题作诗唱和，以成雅事。

在《云石会传奇》校注》最后，附录了清代文人有关云石的20多首诗赋。对云石的吟咏，在宁波延续了数百年。史学大家全祖望更是写下“四明万山，朝宗湖南”“长共天根，以镇粉社”之句，把云石定为四明众山之宗、宁波城市之根。

宁波城内有湖有河，不缺水，独缺“苍山一点”。古有镇明岭头

一说，那也就是一个小土坡。而云石既出，且有灵气，于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人乐居理想，也就大功告成了。

在众多的唱和中，当时的落拓才子乔钵整了个大活儿，那就是创作了一部名为《云石会传奇》的大戏。其实，这个创意还是来自为石痴狂的乔钵；他一门心思“想作传奇，以传不朽”。此剧封面上写有“肉芝先生订阅”几个字，这“肉芝先生”就是乔钵自号，相当于这部戏的出品人。事实上，《云石会传奇》不久后“技成出演”，背后也是乔钵一手操持筹办的。

《云石会传奇》讲了一个书生与才女遭遇“情劫”的故事。大意是书生杜言客居才女影云家中，一日，杜言在壁上题了“清风明月夜，丝竹勉为吟。雁鱼无信”三句诗，因事外出没有收尾。影云看到后，便提笔续上“鹊报凤鸾音”一句。没想到，影云之父误认为两人有奸情，严斥影云，并告官捉了杜言。刚烈的影云，含恨投水，幸被哑女（维卫佛）救起。

看似一出才子佳人遭难之戏，包蕴的神奇之处就是在剧中引入了云石故事和宁波哑女传说，让这出戏有了鲜明的宁波地域色彩，且成一部颇具人生高度的“穿越剧”。

影云是天上织女“支机石”所化，落入人间渡劫。而哑女成为串起剧情的重要人物：作为维卫佛的化身，哑女持帚扫地于戒香寺，“行市井间，所至见惨容，则其家有凶祸；见喜色，则家有吉祥”。书生杜言正是见了哑女惨容，才有了后来的坎坷。包蕴把宋代宁波哑女传说和起于明代的云石故事、杜生公案拉扯在一起，却也不太生硬。“哑女神迹”在戏曲中的再创造，无疑强化了维卫佛与宁波的关系，也算是那个时代文人对宁波城市形象传播的贡献吧。

无疑，杜言是喜欢影云的，他直白地说：“你看她，妙楷出自纤手，雅句出自巧心，使小生喜而欲狂矣。”而影云对杜生感觉似乎是不置可否，她与小妹交流时说：“休疑有意通鱼信，不过无心报鹤言。”两人更是商定不去理此事的方针。

然人算不如天算，影云投水，杜言入狱。影云假装女鬼，来到赴甬官



员乔因卓在西郊的客船上鸣冤，并吟出“因君憔悴解君愁，累我冰肌一点雪”之句。暗夜下“女鬼”的哀怨深情，真是应了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中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杜言与影云在续诗的有意无意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可说是刹那缘起，最终却聚散无由。其实，那剧中所述所言，何尝不蕴含着剧作者对世间之情的自问，所谓“文人幻笔，妙有千钧”。闻性道在《云石会传奇》序中对杜言、影云、哑女、维卫佛、乔因卓等不同年代的人物关系发出“是谁是我？我是谁？”这样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疑问。而乔钵则说包蕴之作“一派骷髅，笑哭于纸上”，也算是非常深刻的观后感吧。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 《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

作者 雪归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月

相较于声名远播的湘绣、蜀绣、粤绣和苏绣等流派，青绣别具一格，它将青海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与精巧针法融合，用一针一线织就青海大地的雄浑气魄与民俗风貌，成为地域文化的生动注脚。女作家雪归的《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以文化研究为经，社会观察为

纬，佐以个体叙事的鲜活细节，编织出青绣传承、发展与演变的丰富纹理。

在作者看来，青绣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更是新时代高原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有力见证。书中讲述了众多绣娘的故事，她们凭借一双巧手和对青绣的热爱，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绣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她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庭，都因青绣而改变了命运，实现了从传统家庭妇女到文化传承者与创业者的华丽转身，“借一条青绣之路走出村庄，走出乡镇，走出城区，走出青海，走出国门，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青海有30多万名绣娘通过青绣获得了经济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同时也在传承青绣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这一系列变化表明，青绣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正是基于多年实地采访的深厚积淀，作者才实现了对青绣发展脉络抽丝剥茧般的探寻。这种扎实的田野调查式创作手法，赋予作品浓郁的烟火气息和现实意蕴。《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向我们展示了民间艺术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焕发光彩，进而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无限可能。（推荐书友：刘学正）



## 《饮食的怀旧》

作者 【美】马克·斯维斯洛克

译者 门泊舟

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0月

《饮食的怀旧》是美国历史学者马克·斯维斯洛克的“海外中国研究”之作。马克广泛搜集材料，并以此为透镜，窥视近两百年间中国都市生活的演变、对地方身份的探寻与国家观念的构建。

自古以来，饮食往往与“乡愁”的概念密切相关，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在近代被

人为构建起来的城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迅速地转变为“上海人”。如果说上海的美食也承载了“莼鲈之思”，那么，“上海人”的“乡愁”似乎更复杂一些，更具有流动性，也更加变化多端。这种“乡愁”是如何融合成为“上海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的呢？

上海这座城市在近代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这一地域的饮食文化被填充了丰富的怀旧内容。书中首章，讲述了上海的经典作物水蜜桃，以及由此引出的园林文化，这实际上是对前工业化时代“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怀旧，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韵味。

1927年至1937年，上海的饮食多样性得到迅猛发展，全国的地方饮食在上海都得到了复兴，粤菜、川菜、徽菜……各类地方菜品的聚集，在表现上是各地的“人”、各个社会阶层的聚集，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栖居于此的人对上海产生了归属感，进而演变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例如，当时创作的《上海著名食品歌》中，就自豪地宣称上海泰丰食品公司的罐头“远胜舶来品”。

时至今日，上海依然保留着种种怀旧，其中既有对传统的怀旧，也有对摩登的怀旧；既有对民族的怀旧，也有对国际的怀旧……时间向前流淌，而新的“怀旧”被不断地创造，当下总会变为新的美好回忆，而未来尽在脚下。（推荐书友：赵昱华）